

九歌文庫468

# 天使的孩子

高雷娜◆著



高雷娜 著

# 天使的孩子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

九歌文庫 468

# 天使的孩子

Children of Angels

---

著者：高 雷 娜

發行人：蔡 文 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 3 段 12 巷 57 弄 40 號

電話／5776564・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路位址／<http://www.books.cow.tw>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738 號

門市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三段 12 巷 51 弄 34 號(電話／579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73 號(電話／7773915)

印刷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蕭雄淋律師

董安丹律師

初版：1997(民國 86)年 7 月 10 日

**定 價：新臺幣 180 元**

---

ISBN 957-560-490-3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掉換)

# 長長遠遠的朋友

(代序)

李艷秋

在人與人的相處中，有些人特別有緣，我和雷娜就是。

認識雷娜是我上幼稚園時，我們在同一個眷村成長，那時我就知道前棟高家，有個漂亮的雷娜姊姊。

初中時，雷娜正在高中就讀，有天她來找我，為了一場學校的舞蹈表演，要我幫她糾正一些動作；我曾學過幾年舞蹈，根本是半瓶醋，雷娜仍然認真的，一遍又一遍跳給我看，手的姿勢、眼神的位置，一絲都不馬虎，這時我更深一層的認識雷娜，除了佩服她那求好、認真的態度外，更陶醉在她那輕輕柔柔、

呢嚨軟語的聲音裡。雷娜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，我曾經好一陣子學她說話的語氣，希望把自己變得女性化一些。

成長之後；知道雷娜做了《台灣新生報》的記者，緣分讓我們轉來轉去，又從鄰居變成同業；有段時間，雷娜為名服裝設計師王榕生負責公開工作，和我這個鄰居加同行有了更多相處的機會，我發現成長後的雷娜，認真求好的態度依舊，又多了份細膩可人的體貼。那時她的散文、短篇小說及長篇連載小說，接連出現在報紙雜誌上，我常常與有榮焉的拿給同事、朋友看：「她是我小時候的鄰居哪！」

雷娜的作品，常帶有讓你不得不一口氣讀完的吸引力；對我而言，她的小說還有份熟悉感，因為她在文藝的創作中，不忘從新聞觀點出發，使得她的作品透著踏實，加上記者敏銳的觀察力及她溫暖體貼的個性，在字裡行間，常常能找到自己心中想說、想做的句子，不由自主的，就進入故事之中，隨著書中人物喜怒哀樂。

和雷娜在感覺上最貼近的一次，是我在美國受訓進修的三個月，每天說洋文、看洋書的日子，使我發癡的想獲得來自國內的消息。由於住處離中國城太遠，原以為看中文報紙成為奢侈的幻想，卻意外的在一家普通書店中，看到《世界日報》。更沒想到的是，翻開報紙第一個跳進眼中的，竟然是「高雷娜」三個字，原來雷娜又有一篇小說在《世界日報》上連載，拿著報紙，我有如見親人的感覺；往後，走十分鐘路到書店買報紙，成為我每天的功課。但是或許因為銷路網的問題，報紙時斷時續，我的心情也跟著時高時低。大概看我去得太勤，後來只要我一踏進店門，店員就會向我做手勢，告訴我今天的報紙有沒有到；而等雷娜的文章，竟成了我在美生活中重要的調劑，更解了不少思鄉之愁，這份緣，真是太深了！

日前，雷娜告訴我，她最近對女人自我定位、生存在這傳統與現代衝擊中的處境，又有新的領悟，於是花更多的心力，完成一部她自認相當滿意的作品，要我代之為序，對這位幼時就熟識的夥伴的要求，當然義不容辭，更何況我對

她的文章一向有信心，只是擔心我的拙筆，寫不出雷娜萬分之一的好，反而糟蹋了讀者品書的樂趣，那可就罪過了！

（本文作者李艷秋女士，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，曾任華視新聞記者，現任TVBS「顛覆新聞」、「紅色香江」製作兼主播）

# 目 錄

長長遠遠的朋友・李豔秋／1

① 楔 子／7

② 故事從過去開始／23

③ 比佛利山的夜宴／39

④ 獅子座和處女座／67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百分情人／     | 81  |
|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天生的演員／     | 93  |
|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愛在華盛頓／     | 109 |
|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國王和夏拉莎多／   | 153 |
|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非常女人的非常手段／ | 171 |
|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撒旦與聖嬰／     | 193 |
| 附錄：高雷娜要做都會男女愛情的說書人・廖螢光／ |            |     |
| 209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
# 1 楔子

艙門砰然一聲的關上，飛機開始在停機坪上滑行，天愛從窗口向外望去，跑道上有好幾架飛機排成一列，正等著起飛。

「各位旅客：午安！歡迎您搭乘……從台北直飛洛杉磯的時間是十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，現在請各位繫好安全帶。如果有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，請您隨時按下座椅旁的指示燈。謝謝！」空中小姐緊接著又以無比輕柔的語調，用台語和英語各重複一遍同樣的歡迎詞。

艙內的銀幕上跟著放映出介紹緊急出口、氧氣面罩和救生衣的穿戴方法——天愛看得十分仔細，凡事喜歡未雨綢繆的她，認為知道物品的正確使用方法，能讓人

在意外發生時，把傷害程度減至最低。

滑行的速度愈來愈快，引擎聲從穩定的鳴叫變成轟隆震耳，天愛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往後一仰，班機已離開了地面。

初次搭機出國，她貪婪的俯瞰窗外新奇的世界——陸地上的房舍、車輛、田畝、河流……逐一變成了畫冊上的圖案：天藍得令人心怡，而後浮雲悠然飄過跟前，一朵朵在窗外游移。

在氣象萬千的空中，看不到斑馬線、紅綠燈和行人，而且不斷加速爬升。呀！這世界上總算還有通行無阻的地方，天愛真想歡呼：古人辛苦學神仙要守百年戒，看我不修不煉，也能凌雲無礙！

本來出國旅遊以增長見聞，一直是天愛嚮往的美夢，但是學校的薪水多半都拿給修女了，小部分在繳交夜大的學雜費後，便也所剩無幾了。因此，眼看著同事們利用寒暑假期間進進出出，她都不敢有任何同行的表示，她很清楚的知道，在現階段這還是個遙不可及的夢。

學期結束的前一天下午，天愛做完學生的成績單，頓時想到校園的大榕樹下透

透氣。

能夠回自己的母校任教，她覺得是天大的福氣。在經過那棵枝桠縱橫的榕樹時，她突然想到很久以前杜天麗刻在樹上的字——果然從樹身的那塊凸點尋到林天培、桂天愛、杜天麗三個名字並列一起，耳畔似乎響起天麗稚嫩的聲音：

「我們的姓氏拆掉右邊都是個木字，或許我們的前世就是一家人。」

在樹上留下印記時，她和天麗都唸小學六年級了，刻字在當時是件浩大的工程，如今看來，歪斜短小的字體實在是幼稚，天愛不自覺的笑了……

「桂老師，什麼事這麼高興？」校工老張遞上一封國際快遞信件，他並表示是從教室一路尋到這裡。

天愛拆開信，立刻看到那張台北——洛杉磯的來回機票，她歡欣的跳腳：

「哇！我中了第一特獎！」

天麗的信寫得簡短：早就想邀妳來玩，一償小時的心願，請速飛來。

這天傍晚，天愛便如踩在雲端，一路飛回育幼院。

經過修女的認可後，她便積極的辦起出國手續。

天愛興奮了好幾天，然而當機位訂好時，又莫名其妙的感到不安；隨著搭機的日子逐漸接近，她的恍惚也日益加深。

飛機爬上了三萬呎的高空，在飛越太平洋之際，天愛仍恍如夢中——

「等我們長大後，一起去美國住好不好？想想看每天穿漂亮衣服，吃蘋果、喝牛奶的生活，多快樂呀！」天麗壓低著嗓子，輕聲和天愛分享著她的夢想。

在皎潔的月光下，兩排油漆剝落的雙層床上，蜷臥著一團團因緊縮而彎曲的身體，冷風正穿過陳舊的木窗，一絲絲飄在一群半大不小的孩童身上。

「噓，好冷哪！現在我只想趕快入睡。」天愛剛和上舖尿床的天雯換了蓋被；十一歲的她正在抽個子，蓋著低年級用的童被，自然感到輕薄短小。

「妳真是思想單純得可以！」天麗嘆了口氣，跟著轉過身子。

天麗是個很早熟的女孩，還在小學就懂得什麼是「愛情」，她常把天培大哥掛在嘴上，還教天愛如何找丈夫——把自己和對方的名字筆劃加起來除以四，餘一的是無緣，餘二的是朋友，餘三的是情人，整除則是夫妻。結果，她和天培適合做情人，而天愛和天培才是理想夫妻。

「沒關係，婚姻是愛情的墳墓，我願意做情人。」天麗一副什麼都懂的表情。

「妳懂什麼是愛情嗎？」天愛圓圓的臉上充滿了疑惑。

「傻瓜！如果妳很喜歡一個人，每天都想見到他的話，那就是愛情。」自以為是的天麗說得好不得意。

天愛雖不明白這個字的真正涵義，卻覺得天麗的話頗有語病，因此當林天培週末從學校回到院裡，她順便趁著晚飯後的空檔跑去問他。

望著天愛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天培覺得既好笑又好氣，忍不住用手指彈了彈她微翹的鼻尖：

「妳幾歲啊？問這種問題！」

「爲什麼不能問？修女說你是我們的小老師，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你的呀！」

「好吧！小老師也不是萬能博士，我去查查《辭海》再告訴妳答案。」天培說完即快步走向男生寢室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一做完彌撒，天培就遞給天愛一張紙條：在希臘神話裡，「愛」分爲三種層次：第一是 eros (慾望的)，第二是 philia (友誼的)，第三種層次是 agape

（犧牲的）。

「什麼呀？還有英文字母呀！我看不懂。」她纏著天培解釋。

「這是從書上抄來的答案，我也不是很懂。對了！是誰和你提到這個話題的？是天麗對不對？」一想到狡黠的天麗，他的眉頭就不覺皺起。

見天愛好奇地望向自己，他已知她的問題。

「我當然知道是那個丫頭，小小年紀就看愛情小說，以後進工廠當女工，還看得看了！」成績優異的天培常幫院童們複習功課，對每個人的學習情形雖非瞭若指掌，卻也有相當認識。

天愛明白他是因為花了不少時間為天麗補習，卻不見成效，才說的氣話，她沒有必要傳話，以免兩人為此不高興。不料，還是有好事之徒經過時聽到他們的談話，而把天培的話傳給了天麗。

當天晚上，天麗沒到餐廳吃飯，而且是早早上了床。

「妳不舒服嗎？」天愛不明就裡。

「對，可能是感冒了。」她背著天愛，用濃濃的鼻音回答。

那之後，天麗開始改變，變得愈來愈獨立，也愈來愈像女人，不但體形日益有模有樣，也用輕聲細語的音調說話。

除非萬不得已，她從來不坐在書桌面前，總是背著修女偷看借來的言情小說，成天海闊天空的幻想；而天愛的國中三年，卻是連上廁所的時間都分秒必爭。連晚上都盡作一些聯考的惡夢，只有入睡前和天麗聊幾句才能暫時獲得紓解。

「我的數理早就沒得救，還好國英兩科都不差，混個商職唸唸大概不成問題。」  
「私立學校的學費那麼貴，修女會讓你唸嗎？」天愛一心要報考師專，爲的就是那裡完全公費。

「傻瓜！我說的當然是夜校。一考完聯考我就要去打工，這樣連第一學期的學費都有著落。」天麗其實早有打算。

「太好了！天培還以爲妳不想升學，他如果知道妳也有計畫，一定會很高興。」  
「我不像妳和天培有那麼好的成績，但是我的智商並不輸你們，從神父與修女們的愁眉不展中，猜也猜得出院裡的經費愈來愈拮据，我真希望以後能多賺點錢，改善大家的生活。」



「天麗，妳想的也都是我的心願，難怪我們一直能做好姊妹、好朋友。」天愛伸出冷縮在薄被下的小手，拍了拍僅一枕之隔的天麗肩頭，也由於臉蛋湊得近，她因此瞧見天麗臉上有著化不開的沉鬱，一時間她的思緒也迷亂不已。

在困厄環境下成長的她們，誰沒有一段辛酸的往事！

六歲來到育幼院的天愛，對自己的父母已有些許的記憶——瘦瘦高高的爸爸，鼻梁上掛了副金邊眼鏡，每天早上出門前都要喝杯咖啡，讓天愛爲他注入奶精。甜美大方的媽媽，有雙圓圓的大眼睛，每天晚上都會在天愛床邊，爲她說各種好聽的故事，讓她能含笑入夢。

這樣出色的父母，天愛卻沒有福氣長長遠遠的擁有，他們在一次車禍中雙雙去世。

天麗的身世和她的人一樣，充滿了戲劇化——她是在一個酷寒的冬夜，由一位開著豪華轎車的男士送到院裡，他自稱是人家的司機，路邊停車打了個電話回來，車上就白白出現了個嬰兒。不過，從襁褓裡，修女還是找出了一封信，天麗姓「杜」便是其中白紙黑字說明的。